

马蹄声渐渐远去

林晚同

一副橡胶轱辘，加上车架，茶陵人称之为板车，如果再套上一匹马，则称之为马车。

时至今日，虎踞上了年纪的村民，依然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支“马车队”。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汽车、拖拉机替代了马车，马车队员也默默地退出了“江湖”。但回首那一段岁月，马车队队员们依旧会热血沸腾，难以忘怀。

当年，提出组建虎踞马车队的是虎踞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刘外生。原来，刘外生看到各大队修建水利设施建设、建民房，货物要运输，全靠老百姓用肩挑，很费劲，工期又长，他想如果组建一支马车队帮助大队拖运货物，既省时又省力，还可以帮助大队、生产队搞点副业，增加集体收入。

1971年1月的一天，刘外生来到虎踞圩上生姜加工厂找到焦士进，开门见山地说：“人民公社准备组建一支马车队，把各大队拖马车的人组织起来，由你来负责。要不要得？”焦士进连忙让座倒茶水，脸上微笑着说：“我在姜厂当厂长，又不会拖马车，不适合做这个事。”

“没关系，不要你去拖马车，只要你组织起来，再对他们进行管理。何况姜厂在收生姜时，也可以请马车到各大队收购生姜。你现在把拖马车的人员组织起来，统一管理，一起搞副业。”刘书记端起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跟焦士进说。

经过一番思考后，焦士进终于答应。焦士进雷厉风行，积极联络组织，没过几天，一支17名人员的马车队正式组建了。为了提高运输效益，减轻人工拖马车的体力，焦士进在征得人民公社刘书记同意后，派人到河南买马，一次性从河南买回13匹马、4匹骡子。

焦士进召集队员开会，制定管理制度，签订上岗责任书，对马车队员进行分组，6人一组。当时，马车运输一天工资8元，如果运输建筑物资工价要高，一天可以挣25元左右。这样，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队长就起来敲钟，队员们听到钟声后主动配好马车到大门口集合，听从队长安排全天的活计。在马车队里劳动，一般是一起出工，一起干活，一起休息，一起收工。大家团结互助，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虎踞人民公社，没有一台汽车、拖拉机，干部下乡都是靠着双腿步行。当时各生产队到供销社买农药化肥都是派出劳力用肩膀挑回去的。有了马车队，老百姓挑货物轻松多了，队员们把拖马车这一行当，看成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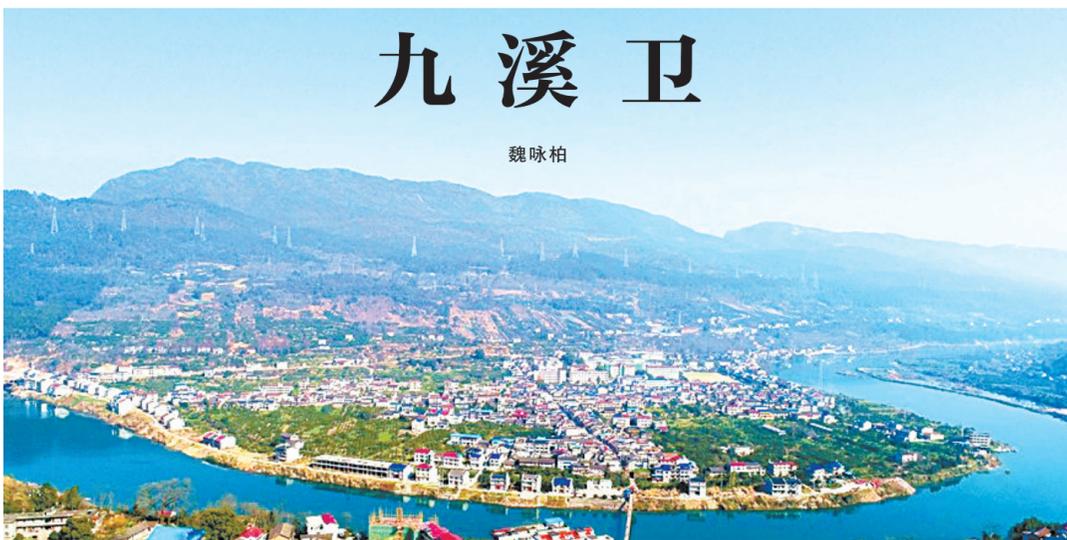
不久，虎踞人民公社成立了公社企业办，负责虎踞马车队，每年上交利润1.5万元。这个时候，拖马车的人越来越多，虎踞马车队已经发展到了30多人，队里派人赶赴湖北又购买了30多匹马。

虎踞马车队壮大了，运输业务也越来越多。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马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大。在当时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年代，用马车搞运输显得更加灵活，效益好。1971年5月，攸县菜花坪新建火车站时，虎踞马车队揽到拉渣土垃圾、建筑废品、砂石料的活，一干就是一个半月。攸县车站、醴陵火车站、长沙火车站都留下了虎踞马车队队员的身影和吆喝马匹赶车的声音。当年，马车队不仅参与修铁路、火车站，还承担了攸县酒埠江纸厂拖麦秆的业务。

时光远去，生活总是向前行走的，人们的物质条件日渐富裕，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马车队”给了人们太多的印记。每次看到虎踞河堤、山塘，望着熟悉的村庄老房子，耳边依然隐约传来马蹄急促的踢踏声和马车的悠悠铃声。

九溪卫

魏咏柏



九溪卫村。

通讯员 摄

人到中年，不再迷恋热门景致，也不刻意寻古探幽，只是偶然踏足，就想在一片残垣断壁间坐坐、看看，读懂那些沉淀在砖石里的岁月。

一个周末，我来到慈利县江垭镇九溪卫。来之前，我曾翻阅过《九溪卫志》，上面清楚地写着：洪武二十三年，吕成、韩忠奉了圣旨来此地筑城。九里十三步的城圈，丈八尺高的城墙，用糯米灰浆粘一块块坚硬的砂石，借着九溪汇流地势，硬生生地造出了这“浸中锁钥”的军事要塞。

来到南门，眼前的城门虽经岁月侵蚀已然残缺，但门楣上“迎熏门”三个大字的刻痕却甚是清晰，褪去浮尘，仍能窥见当年的气度。明代青砖砌就的墙体宽厚实，被淡水常年的潮气浸得泛着青黑。据说，卫城四门皆有楼，北门外有人工濠堑，而东南西南三门，都以淡水为天然濠堑。这迎熏门，是当年卫城水路防御的重中之重，守住这里，就守住了淡水水路的咽喉。

听当地老人讲，吕成筑城时，格外看重迎熏门的修建，只因这里是敌军最易从水路突袭的关口，他几乎日日在此督工，每一块青砖、每一勺糯米灰浆都要亲自查验。有一回暴雨冲毁了刚筑好的城门基座，他披着蓑衣，蹲在泥水里，一点点夯土垒石。

梅花殿座落在卫城中心，初冬的阳光透过八角挑檐，洒在梅花上，每一道细小的纹路，都藏着唐代的风雅，也藏着明代的厚重，更藏着文脉延续的温度。这座曾是兴国寺一部分的老房子，如今成了慈利二中的一角落，琅琅读书声，取代了当年的古刹暮钟。

梅花殿的风雅，延续着卫城的文脉，而不远处的文庙，则让这份文脉有了更深厚的根基。文庙挨着箭街，当年的军事格局，逐渐被文教的风气、烟火的气息浸染了。

“弓”护住的，不再是疆土，是这里的文脉和百姓；“箭”指向的，不再是敌寇，是传承，是希望。恰如“弓城箭街”的格局，从未因岁月



九溪卫北门拱极门。

通讯员 摄

变迁而褪去底色。

成化八年，袁周看到卫所将士的后代，大多只懂习武，不通文墨，心里着急，于是散尽家财，建了文庙，亲自讲学。他总说要“文武兼修”，将士的后代，既要能执剑戍边，也要能提笔明礼。每到讲学的日子，文庙的读书声，和城墙上的号角声混在一起，崇文重教的风气，顺着九溪的水，深深扎进这片土地，一直传到今天。

卫城里，明清老宅错落有致，封火墙间嵌着土家族木雕纹样，汉族的严谨与土家族的灵动，在一砖一瓦间交融共生。这是明初“调北填南”留下的印记。汉族军人家属与土家先民共处百年，农耕技艺互通，民俗风情相融，让九溪卫城的文化，有了兼容并蓄的温度。

街巷里，一位老妪裹着厚棉袄，守着小摊，篮里的盐豆腐干，用棉线串成一串一串，金黄发亮，焦香混着豆香，裹着炊烟的淡味；校门口的小店更热闹，滚烫的油锅里，油糍儿滋滋作响，米黄色外皮冒着细密的热气。几个小孩踏着脚尖，鼻尖冻得通红，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围着小摊叽叽喳喳。

逢年过节，“抬故事”的民俗会在卫城上演。四个壮汉抬着雕花方桌，桌上的小孩穿着小小的铠甲，扮成戍边将士、英雄人物，沿着街巷慢慢走。锣鼓声、欢呼声混在一起，既是记着当年的军事日子，也是敬着那些英雄。土家族“过赶年”的规矩，也和当年抗倭有关。士兵要提前出征，便把除夕改在腊月二十九。每到这天，卫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烟火比别处更盛，这份藏在民俗里的记忆，让卫城的烟火气，多了几分跨越千年的厚重。

不知不觉，我来到北门。沿城墙由西往东走，一截截墙体或完整矗立，或坍塌倾斜，裸露的夯土被风雨浸得发暗，混杂着枯草与碎石。轻轻抚摸，依旧能从残存的弧形轮廓里，清晰看出当年的雄姿。

如今，北门拱极门及周边千米残垣正进行抢救性修缮，工匠们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守护这份遗存，让文脉在修缮中延续。城墙对面，几幢现代小楼依山而建，和斑驳沧桑的古墙形成鲜明对照。当年守护一方的要塞，终究还是变成了寻常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而修缮者的匠心，正让卫城的精神代代相传。

站在北门城墙上，遥望九溪汇流的模样，遥望“弓城箭街”的肌理，我理解了这座卫城的坚守。它从来不是复刻过往，而是敬畏历史、传承文化，是让这座古城，在当下重新活过来，在每一个日子里，在每一缕烟火里，静静地绽放光芒。

父亲的秦腔

子安

父亲终于不再唱秦腔了。

这话只能悄悄说，他自己是承认的。问起这事的时候他会瞪大眼睛，浑浊的眼珠中闪现出过去的光：“谁说不能唱了？嗓子痒着哩！”我们心里都很清楚。那副陪了他六十载的梆子铜铃，静静地挂在老屋土墙上，蒙了一层灰，像只睡着的老鸱。

他已经唱不下去了。

我一直记得。月亮从塬顶爬上来，金灿灿的，如同一块刚出炉的玉米饼。吃过晚饭后，碗筷上还留着油渍，父亲端起他的大茶缸，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踱来踱去。他不急着说话，先坐着看远处漆黑的山峦很久。然后毫无预兆的一声苍凉的一声长叹，好像从他胸腔深处迸发出来：“哎——呀——”

一声惊得满院月色都晃了一下。树影摇曳，好像也挺直了腰板听。然后就是《周仁回府》这首熟悉的曲子：“我周仁平生不干亏心事，天地良心我

自问……”

他唱腔不算好听，高音的时候总是裂开几道口子，露出沙哑的底色。但是声音里有东西——是塬上吹了一辈子的风，是赶牛犁地时翻起的带着腥味的泥土，是暴雨落在黄土地上的白烟。唱《周仁回府》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受了冤屈的周仁，对着空无一物的群山，诉说着一个千古难平的冤案。

母亲的抱怨这时也飘来了：“又吼，又吼，看把房上的瓦都震松了。”在抱怨的同时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她手中的针线没有停止过，正在缝制着厚厚的鞋底，一针一针地扎得实打实，仿佛要把父亲那些飞向天空的音符，用一针一线拉到现实生活中来。

父亲没有理睬。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戏”中，唱到悲切处，他的眼圈就红了，喉结剧烈地上下移动，像是吞下了一块烧红的炭；唱到激愤时，他会突然站起，右手在虚空中一抓、一顿，好像握住了奸佞的脖颈。月光

作家与作家

文心不老

肖世胤

初识段华先生，已是十五年前的清秋时节。那时的他，是执掌一方教坛的一枝之长，是著作等身的一级作家，是机智风趣、学识渊博的教授。而我，尚是青涩学子，书生意气，恰同学少年。十余载光阴流转，我不仅遍读了先生笔下所有文字，更有幸时常当面聆教、促膝畅谈，每一次相逢，每一回对话，都为先生的才情、胸襟与风骨深深折服。

段华先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厚重而精彩的大书。他从知青岁月里走来，在民办教师的讲台上耕耘，此后历任区委宣传部部长、市电视台台长、广电局局长、报社社长、高等院校校长。从乡土到城阙，从笔墨到行政，一路风雨，一身担当。人们常说，经历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于先生而言，半生跌宕丰富的阅历，正是他创作不竭的源泉，是他学术研究最坚实的根基。读段华先生的作品，总能读出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读出清晰有力的时代脉搏，读出温暖真切的人间烟火，这一切，都源自他踏遍山河、体察世情的人生底色。

先生多才多艺，在湖湘文化界久负盛名。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影视、对联、书法，诸般文艺，他皆涉猎精深，且出手不凡。十余年前，先生从高校行政管理岗位荣休，正式以“自由创作者”的身份重返笔墨生涯。身份虽变，初心不改；岁月虽增，笔力愈劲。退而不休，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一路生花。近十年间，《大美楼岛湖》《脱口而出》《请春风接受我的委托》《昨夜洪峰》《另一种飞翔》《逐梦海天》《长江九歌》《问苍茫大地——毛主席诗词背后的故事》等力作接连问世，新近付梓的《段华文集》，更是集数十年文心之大成。这些作品思想清新、主题昂扬、形式灵动、艺术精湛，不仅广受学界与读者好评，更有多部作品斩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先生的书法亦独树一帜，自成气象。其书法沉雄俊美、苍劲挺丽、刚柔相济、清新大气。十余年前在岳阳会展中心举办的段华个人书法展“五体投地师汉唐”，曾轰动一时，备受业界推崇。他曾亲笔手书曹操《观沧海》、毛泽东《沁园春·雪》赠予我，笔墨雄健，气势豪迈，意境开阔。每一次展卷，都令人爱不释手，反复品味，墨香长存。

段华先生腹藏锦绣，风趣天成，言谈之间，常妙语连珠、口吐珠玑。他曾妙喻文成公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援疆干部”，奇思妙想，令人会心一笑。有一次学校邀请专家讲学，嘉宾自谦“讲不好普通话”，先生当即从容接应：“因为你不是普通人，自然讲不好普通话。”一语既出，满座皆服。他还曾在自己名片上写下一段自嘲自谦的简介：“貌不扬，力不济。加鞋底，一米七。写长篇，编大戏，无才气，有手气。全国奖，五个一。飞天舞，金鹰栖。剧本奖，人股，实在是不好意思。”读来令人捧腹，更叹服其豁达胸襟与低调品格。当年他曾经赠我第一本著作时，在扉页写下“世胤同学随便翻翻”，朴实亲切，毫无架子。

近几年，段华先生与魏诗琪女士携手，倾心打造“名城诵读”百姓讲堂这一公益文化品牌。每周六，他们邀请专家学者登台开讲，为岳阳百姓奉上免费的精神盛宴，让书香浸润城市，让文化滋养人心。如今，“名城诵读”早已走出一隅，声动岳阳，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张亮眼而温暖的文化名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年，段华先生已七十二岁，却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奔走在文化一线，活跃在讲台与笔端，壮志不减当年。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段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汉诗新韵

春天是一场奔袭

陈爱民

风和雨总是变暖，也变软
战场的氛围显得讳莫如深
静的呼吸那么蠢蠢欲动
声响，表现为一种侦察

最是那一声雷，时光的帷幕荡漾
呐喊，田野的冲锋层次分明
千里莺啼，啄所有的心房
追和逃，揪得一紧再紧

炸开了的是缤纷，那么多哭
缤纷了的是决堤，那么多喊
决堤了的是驰骋，那么多叫
驰骋了的是迷乱，那么多喧

貌似娇羞，天空早已晕红了
山的倾斜，是美丽的投诚
池塘碧绿，露出大面积的伤痕
至于布谷，把自己的痛跌落森林

无数次撞击，先辈们只整理了一下腰肢
然后，默默地把眼神撒到了地里
终于，黄狗的抓挠让小妹破涕为笑了
而远方，紫云英的起伏仿若明亮的抚慰

词语，一边七零八落，一边优化整合
枝头颤颤悠悠，既而攥紧光芒
狼藉之后，菜园的修辞不断拔节
绿被洗着，草坡不见了最后一抹猩红

我呢，成为最初那一批俘虏
是在葱龙掀起第一波泛滥的时候
而后，到旷野里栽下了自己的影子
规规矩矩，听着骨骼破茧、抽芽

还有，在深夜，复盘和推演自然而然
呼吸，是远了又近
叹息，是暗了又明
思想，失陷在那两三汪的蛙声里